

〈滴落 滴〉： 點點滴滴的藝術實驗

〈滴落 滴〉，「滴落」與「滴」滴漏的一拍時間——詩意的意象便這樣在腦海中展開與滲透。〈滴落 滴〉的英文名字是「I think it rains」，採自尼日利亞詩人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的諧音詩，所謂「rains」並不是真的指下雨，而是一個尼日利亞村落在災難中被燒成灰燼，之後大風一吹，那些灰便被吹起來……內涵如此沉重，但用中文名字〈滴落 滴〉擬聲重構後舉重若輕的意味，一如我們面對當今香港的都會文化與藝術環境，那麼重的期待，也唯有輕輕道出。

這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跨媒體藝術計劃，參與者有國際知名藝術家和本地的藝術家、文化人以及作家，跨界跨時代跨國籍，因而可以視為一場具有強烈開放性的藝術實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1a空間（Alain Kantarjian攝）及藝術家本人提供

策展的核心成員是蔡仞姿、張康生和俞若攻，三個人中，一個推動本土當代藝術思潮多年，一個是擅長文字的作家，最後一個側重數碼藝術。三種截然不同的面向，本身便註定了這不只是一場展覽、甚至一個藝術計劃，它更是一個實驗平台。裝置、錄像、行為、攝影、參與式項目等媒介得以在此互相碰撞，再加上藝術史學者Daniel Kurjakovic的國際視野，於是你在這裡會看到林東鵬挑戰自己創作聲音裝置，也會看到尹麗娟利用錄像，展示她通過製作陶瓷而沉澱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

而最難能可貴的，則是策展團隊的長遠眼光。兩

年多前Daniel來香港做了一系列探訪後，接觸了蔡仞姿。Daniel有個比較大的想法，是將整個計劃的時間設定為長達三年。蔡仞姿想到如果在這樣具有國際視野的藝術計劃中，加入一個重要部分去關注香港的當代藝術生態並作出評論，便可以由此方向從比較廣義層面推動本土藝術。她將策展的概念拆解，並邀來張康生和俞若攻，一起策劃。他們希望這個藝術計劃有開放的範疇，也慢慢邀請一些非視覺藝術出身的創作者加入。蔡仞姿認為：「藝術創作範疇中的界限不需要被設定得那麼清楚。」而她除了構思展覽之外，本身也創作了一件裝置作品和一個「平行對話」的隔空對話活動。



■Vittorio Santoro作品



■V張康生作品《偽書寫：滴落 滴》(2013)



■《滴落 滴》藝術計劃現場



■蔡仞姿作品「一個永恆的讀者」

蔡仞姿的「平行對話」

「平行對話」是個將會延續下去的活動。蔡仞姿最初希望對一些話題做一些深層次的討論，譬如怎樣看待本土藝術的創作、風格與質素。「平行」的含義是在同一個水平上進行對話——故意在一對一的對話中，隱去了雙方的身份。這種帶有實驗性的對話形式，由於大家互不知曉對方身份，在討論到一些具有思想性較強的問題時，便不會有學術上的高低尊卑，從而能夠盡言。



■蔡仞姿「平行對話」進行中

而蔡仞姿的裝置作品則以書為主題，中文名為「一個永恆的讀者」。其實這是她20年前便已做過的主題——用將書籍浸入油中的暴力方式，帶來不同層面意涵。第一層的感受是暴力，但進而更關乎文化與歷史的感受。今次重做這件作品，她邀請了從60年代出生到90年代出生的年齡階段不等的20位朋友，每人交給她兩本書浸入油中，同時要回答為何自己選擇了



■蔡仞姿「平行對話」進行中

這兩本書交給她。於是蔡仞姿發現，每個人都很小心地選書給她，並且很認真地、不羞怯地寫下自己對書本的看法。於是我們也會看到在她裝置附件的牆壁上，呈現了她從這些手書中選出的特別的語句。她讀到參與者們交來的一些頗為個人的內容時，有很大的感動。其中更有人交給她的書上依舊能看出淚跡。今時今日再做這件關於書的作品，蔡仞姿與當年的心境截然不同。她表示：「當初我的焦慮放在藝術形式上，想用書這很充滿象徵意義的非藝術材質去創作藝術品。如今，我則想把它拆解成我的作品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而她更認為今次〈滴落 滴〉的最大意義不只是展出作品，而是有六成以上的作品在展現純粹的呈現藝術的創作過程，相對於同期如火如荼的Art Basel，在牛棚的這場展覽中，我們更多看到的非市場化的創作、和「藝術創作」這件行為本身。

「花被十三街」： 一個銀髮力量的創意計劃

〈滴落 滴〉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一個由本土作家俞若攻帶來的獨特部分——其中的主角是長者。事實上，在當代藝術的範疇中，無論創作者還是受眾，彷彿從來沒有人將「長者」放入該領域中去考量。而俞若攻的「花被十三街」恰恰希望啟發出老人家的創作力。她的態度不是憐憫，而是真切相信長者有他們自己對生命的看法。他們之中可能有經歷過戰爭，或者文革，有的不太識字，而她則希望能夠探索他們認識與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

通過十三街舊區的社工介紹，俞若攻見到了這一區的老人家，並說服了他們參與到她的構想中。她希望每周一次、為時一年地用固定時間與長者們溝通，聽他們講話、關注他們的身體經驗。於是，她會和他們一起跳舞，或請來自己的藝術家朋友和他們聊天、畫畫。「其實我最想做的是記錄整個過程，將他們所講的話，日後串聯成文本或是用劇場的方式去



■俞若攻與「花被十三街」中的長者

■「花被十三街」的文字紀錄



表現。」而這些長者講話所使用的語言，有些是方言，有些則是那個年代特有的表達方式（譬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等等」），而「花被十三街」這個名字也是在首次和長者街坊閒聊時談及十三街的外牆被漆上彩虹的顏色時，街坊立刻回應「車，之不過係『花被十三街』」——好看不用，被形容得如此鮮活，誰說長者們缺乏自己的聲音與性格去詮釋這個世界呢？

透過相處、溝通，俞若攻發現這些長者們不但有他們的表達方式，也有他們自己的美學觀念，且他們的接受能力與開放程度也超乎人們通常的想像，很多時候她與他們的互動往往一拍即合。香港的本土藝術經驗中，又怎麼能忽略他們的重要存在呢。

或許就如同她所創作的那塊巨大的彩虹格布，這樣一個促動銀髮力量介入藝術、體驗一書的創意計劃，本身已經為本土的視覺藝術和文化經驗塗抹出了一彎亮麗彩虹。

「花被十三街」Blog：<http://rainbow13streets.wordpress.com/>

創作對談

採訪：Jasmine 圖片由Art Futures Group提供

劉力國：「艷俗藝術」是我創作的一個階段

整個五月大家都忙忙碌碌，看不完的展覽盛事一場接一場，就這樣眼花繚亂地過完了一個月份。不過在熱鬧喧嘩、展覽雲集的時間段，反而會有些我們看漏的遺珠——一五月的視藝盛宴不可以留下遺憾，那麼我們怎能忽略這場中國著名藝術家劉力國在ArtOne帶來的展覽呢？

雖然已於五月的最后一天圓滿落下帷幕，但這位以「販賣想像」系列最為人熟識的駐北京藝術家的超現實畫風，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劉力國善於運用強烈的色彩來表達極具代表性的「自然」題材。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諷刺中國現代粗糙及庸俗的慣有傾向，另一方面又表達了對中國現代的革命精神所帶來的真切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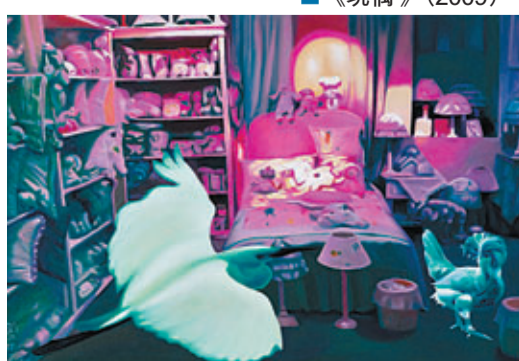
這次來港展出作品的主要特點，以及創作概念是？
劉：這次來港展出的作品全部是平面作品，它涵蓋了2008年至2012年五年當中創作的一次檢閱，也是我從早期雕塑語言轉向平面語言的一次全面展現。這些作品中有某些部分是反映從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場景逐漸演變到對自然、未來、生命的一次探索。在作品中表達時間、空間的穿梭性，同時闡述了我對生命景觀的人文主義關懷。也是我這五年當中心路歷程的一次寫照。

為何喜歡運用強烈的色彩來表達「自然」題材，譬如動物？像是這次展覽中的五彩的斑馬？

劉：在色彩方面我運用了傳統的、中國的、民間的裝飾風格的色彩，也是早期陶瓷雕塑的一種色彩的延續方式，預示着在我內心深處對色彩的玄妙、迷離的一種表達方式。它是我夢裡的色彩，是我的色彩。比如說斑馬站在曠野的地平線上，帶有某種憂鬱的眼神，似乎在尋找着甚麼。斑馬身上色彩斑斕的條紋，預示着對宇宙世界不可知的尋求，使畫面增加了視覺的衝擊力。在我的作品當中，對



■《衝出底現》(2010)



■《玩偶》(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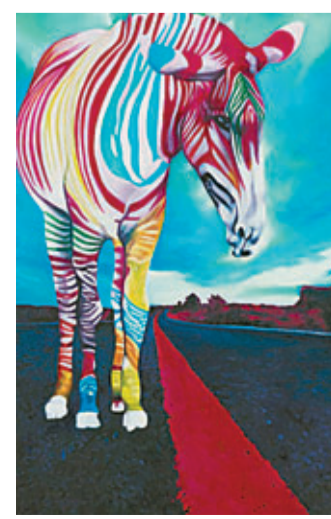
色彩的控制和把握是我創作的一個重要的主體部分，我認為色彩語言的準確性更能充分表達我的創作主體。

你認為自己的作品超現實嗎？對「艷俗藝術」又有何看法？

劉：我的作品的創作風格上是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定的，準確的表述我對自然和現實的態度，並沒有從某種風格和樣式出發，可能對觀者而言具有某些超現實主義風格的特點，並不是我刻意追求的。艷俗藝術產生在中國九十年代初期，它代表着一個時代的文化特點，兩者沒有可比性，艷俗藝術是我創作的一個階段，隨着時間和空間的轉換，我的思想內容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是起了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兩者之間並不矛盾，沒有可比性。就如畢加索創作的藍色時期，它只是記錄了一個藝術家創作的一個階段。

有刻意諷刺現代社會的粗糙及庸俗嗎？

劉：我的早期作品中帶有強烈的批判主義精神，具有對中國現實社會的批判性和干預性，這是在中國的特定歷史階段下所形成的一種風格，表達了我對以人為本的中國現實社會的關懷和無奈。藝術家的我，對人文主義精神的表達，折射我內心深處渴望與觀者的一次對話。



■《一邊一邊之二》(2012)